「府上」、「令尊」及其他

馮進

文化縱橫

我在美國A城讀書的時候，師兄們神神秘秘地告訴我，系裡的B教授曾爲美國中情局CIA工作。B是研究漢語中古音韻（唐宋）的著名漢學家，一口漂亮的京片子，如果只跟他電話交流，根本聽不出是美國人。後來B爲我們做簡短講座，這才揭開他的「離奇背景」之謎。B是美國南方人，讀書時適逢冷戰時期，美國國防部提供獎學金鼓勵大學生學習「關鍵外語」（essential languages），例如俄文、中文（題外話：這個政策現在還有，我的不少學生就以此申請去中國學習漢語，還有申請學習阿拉伯文的）。B對中文有興趣，利用政府資助一氣讀到博士。畢業之後當然要「回饋聯邦政府」，於是在政府某部門翻譯中文資料。他告訴我們，當年他去參加美國政府的漢語水平考試，筆試完全沒問題，可是口試時卻不慎落馬，因爲一個小節而沒能達到最高級。考官問他：「您府上哪裡？」他回答：「我府上X」，說完之後馬上意識到自己犯錯了。須知「府上」乃是尊稱他人的宅邸或是故鄉，不能用來自稱的。

昨天看某網絡小說，其中一位中國古代的公主大剌剌地說「我府上」云云，就讓我想到這段往事了。

現代漢語與時俱進，很多過去的詞彙都在逐漸消失，很多約定俗成的用法在悄悄改變，又有新的詞彙、語法和用法漸漸出現，這是語言發展的規律，從來如此。想當年，先秦的古漢語中關於馬的名詞就有八種以上，細分什麼黑馬、白馬、花馬等等，如今這些都已經很少在日常用語中見到了，因爲當時的那種社會文化已經不存在了。教現代漢語的時候，我也替美國學生慶幸，他們不需要學日文或韓文中的敬語、謙稱，漢語動詞也沒有法文俄文的什麼時態、變位和變格。隨着獨生子女的增多，以後可能某些親屬稱謂也會在現代漢語中消失。然而對於某些涉及禮儀的漢語常識性錯誤，我總是不能釋懷，總覺得作爲每個受過中等語文教育的人都應該盡量避免。我這裡指的還只是稱謂，不是什麼「罄竹難書」之類的「艱深」成語，可以任由「有識之士」隨意發揮、做出「創造性詮釋」的，這可能是我的職業病犯了。

家鄉的評彈藝人曾經說過一個關於稱謂的笑話。某人附庸風雅，稱自己的哥哥爲「舍哥」（吾鄉方言與「沙鍋」諧音），又稱自己的外甥爲「家甥」（吾鄉方言與「傢什」，即傢具器皿，諧音）。「家兄」「舍弟」約定俗成，大約因爲「家」稱呼比自己年長的家人，「舍」則指比自己小的。如果現代人覺得這種區別太複雜，那麼有位央視的著名主持人稱自己的父親「令尊」就太離譜了。「令」者，美好也，現在還有「令名」的說法，用來稱呼自己的家人是不妥當的。現在也有人介紹自己的太太爲「夫人」，這也是有問題的，因爲「夫人」是尊稱，只能用來稱呼他人的配偶。

說到這裡，想到古漢語和今天的日文、韓文一樣，也是非常講究「內外」之分、「高低」之別的，某種程度上是社會等級制度造成了語言上的差別。也許有人會說，那麼摒棄語言中這些繁瑣細微的區別正是社會進步、民主擴大的表現了。這種看法是否正確姑且存而不論。我想到的是最近在美國鬧得滿城風雨的美國留學生阿曼達·諾克斯（Amanda Knox）在意大利被控參與謀殺她的英國室友，並被判刑監禁二十六年的案子。被告的美國朋友和家人都說她是一個純眞善良的姑娘，根本不可能殺人，意大利媒體卻將她描述成一個奸詐無恥的謀殺犯，其中一個原因是她在受審時對於法官沒有使用類似「您」這樣的尊稱，而是用了意大利語中對孩子和比自己身份低的人才能使用的「你」。可見，一個文明的興衰固然並不是僅看它是否能夠保存其語言中的微妙精深之處，然而對於個人來說，稱謂有時是性命攸關的大事呢。

告別二〇〇九，迎接二〇一〇

李宗惠

人生在線

又到年末，將添新歲。甩甩頭，拋開一縷惆悵，推開窗，迎進早晨清新的空氣。隨着第一縷陽光的到來，我的心情也變得亮堂而溫暖起來。細細思量，在這即將過去的一年裡，我不敢說每天都過得很充實，但我知道，我一直在努力工作，認眞對待生活，我沒有虛度時光。

窗外，在晨曦中匆匆行走的路人，爲何步履有些沉重？是二〇〇九的經濟不景氣，使得你肩上的擔子加重，讓你的心情多了紛擾？

我不由得想起那天在長途車站候車時見到的一幕。熙熙攘攘的候車室裡，很多返鄉客在焦灼地等待，其間有孩子的哭鬧聲，有婦人的呵斥聲。在這嘈雜的環境裡，我身旁坐着的一個男子卻異常地安靜。他眼神定死在某個角落，默默地抽着煙，悶不作聲。這時，一個身材微胖，頭髮有些凌亂的婦女，懷抱一個嬰兒走到男人跟前說：「他爸，別只顧着抽煙了，沒什麼大不了的，咱有手有腳的，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地在一起，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們應該笑着回家，日子還長着呢！」說完，她把嬰兒塞到男人懷裡。他分明地感覺到孩子的重量，這才回過神，目光變得生動起來，凝視着懷中兩腮通紅的小娃娃，小傢伙正咧着嘴對他笑，深深的小酒窩可愛極了，男人的嘴角也露出了微笑……

我被這情景觸動了。雖然我們的生活還有很多艱辛，雖然日子過得還不夠輕鬆，但只要相信，憑着我們勤勞的雙手，樂觀的心態，一定能迎來來年的曙光。

二〇〇九已經結束，在經濟危機的衝擊下，許多人丟掉了工作，也有許多人重新找到了工作，或許還在找工路上徘徊……快樂的人繼續努力，憂傷的人別沮喪，這只是短暫的，一切都會過去。金融危機已得到緩解，我們應該以堅強的毅力來面對現實，這樣才不會讓二〇〇九的最後一刻留下任何遺憾。

陌生人，不論你是離鄉遠行，還是重回故里，請卸下憂愁的包袱，揹上快樂的行囊吧，一路順風！記住，過去的並不代表被遺忘，其實痛苦或感人的一幕幕早已在內心深處存檔。從這一刻起，珍藏起二〇〇九，迎接一個全新的二〇一〇。

讓人生值得過

言止善

如是我見

我喜歡《大公園》，理由不止一個，其中之一就是那裡常有啓發我反思人生的散文。

〇七年七月十三日有一篇齊人的《習慣「失望」》，它針對世間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的普遍現實，說「不管你是否習慣，失望都會不期而至，大失所望的事屢屢光顧，大喜過望的事卻少如鳳毛麟角。」「我們雖然都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但總是收穫失望的莊稼，頗讓人沮喪。其實，失望也是人生的重要內容，失望使我們痛苦，使我們遺憾，使我們憤怒，也使我們感到生命的眞實存在。因爲，只有死人才不失望。」作者抓住了失望的積極意義，發出生命的強音：「習慣『失望』，但永不放棄希望；習慣失望，卻不屈服於失望；心懷希望而來，收穫失望而去；在無數次失望的廢墟上，建起希望的大廈。人生當如是。」這篇散文，隔些時日我就讀一次。

〇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有國良的一篇《完美是件太重的行李》，它剖析「月有陰晴圓缺，天有風雲雷電，花無百日好，人無一世平」的世相後，分析道：「追求完美的人極易憤怒，也不太容易和人搞好關係，還會傷別人的自尊心，挫傷他人的積極性，因此他們容易孤獨和傷感。」「他們預先設計了十全十美的目標，凡事力求盡善盡美，一旦達不到，就深深自責，痛悔不已。甚至還會信心受損，情緒受挫。」原來，完美主義不但不好，而且很危險。讀國良文，不由得想起了朱光潛的告誡：「『我們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就因為它是最不完美的，』這話表面看去，不通已極，但是實含有至理。假如世界是完美的，人類所過的生活——比好一點，是神仙的生活，比壞一點，就是豬的生活——便呆板單調已極，因為倘若件件事都盡善盡美了，自然沒有希望發生，便沒有努力奮鬥的必要。」

〇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有汪金友的一篇《婚姻的「四個等級」》，它把婚姻比作花朵：「可意的婚姻，是天上的花朵；可過的婚姻，是地上的花朵；可忍的婚姻是塵埃裡的花朵；不可忍的婚姻，是牢獄裡的花朵。」此番比喻多麼貼切。無人不曉得愛情是婚姻的美麗內核，然而，愛情這東西，是稀缺之物，更難得成爲耐用品。那教堂裡的婚禮誓詞，要雙方在疾病和困窮襲來之時堅守，是因爲人們心裡明白那是難得做到的，所以才要設計一個儀式，營造一種神聖的氣氛，鼓勵凡人永葆超越自我的激情。怪不得曾有人感慨：愛情是樣好東西，可是它是一件奢侈品，並非人人可以得到或擁有。愛情不是等來的，不是搶來的，不是祈來的，也不是買來的，更多的時候它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過，有的人接住了，有的人沒有接住。這種說法多少是有道理的。

記得蘇格拉底講過，未經審察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那幫助我審察人生的人，可不是一般的師友呀。

如今，我每天要到大公園走一走，有時，也在園裡栽點什麼。可是，兩年之前，我並不知道它，經友人介紹，才「發現」這塊有特色的園地。我想，編輯朋友是不是可以將《大公園》的精品結集出版，像內地某些報紙那樣。如此，一定能讓更多的讀者受惠。大公園，闢於得開放之先的大都市，呼吸與國運相通，其一枝一葉自然會受到許多黑眼睛的關注。作爲一個受益不少的新讀者，願這塊園地春天常駐，姹紫嫣紅，「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倫敦的詩人角

王亞蘭

域外漫筆

到倫敦西敏寺參觀、憑弔的人流，每天絡繹不絕，入寺參觀似乎成爲外國遊客的不二之選。

大教堂的魅力元素是多樣的，包括建築藝術的元素；近距離接觸皇室加冕典禮及名人葬禮的元素；而近年來，文學元素成了大教堂的「新寵點」，寺中的詩人角，被文學愛好者視爲英國文學的聖地，每年不同的時間，著名詩人、作家的誕辰及忌辰紀念活動，均在此舉行，讓英國文學的魅力和影響力，不斷地延續下去。

西敏寺始建於公元九六〇年，原是一座本篤會修道院，一〇六五年，懺悔者愛德華對修道院進行修復和擴建；今日大教堂的規模，是亨利三世擴建的成果，在十三世紀中葉，他斥巨資對此進行大規模擴建和修飾，融入法國哥德式的建築風格，使之成爲國際著名的大教堂。

目前，西敏寺內安葬着三千位名人，設有六百個大小各異的墓碑，有歷代君王、名臣的奢侈墓葬；也有樸素、莊重的戰爭英雄紀念碑。

詩人角建立在寺中的南耳堂，總面積約爲三十平方米，靠近兩扇大窗的區塊約十平方米，是詩人角的起源地，另一區塊約爲二十平方米，兩區塊間由一石牆相隔。目前，有一百多位作家、詩人以及少量的藝術家被納入詩人角的範圍中。

詩人角誕生於十六世紀，完全是一件機緣巧合的事情。根據詹姆斯·威肯遜的《詩人角》一書介紹，詩人喬叟是第一位「落戶」在詩人角的文學界人士，但喬叟的最早墓葬地是在西敏寺的聖·本納迪小教堂的入口處。

格寧林在《文學倫敦》中介紹，喬叟之所以能夠被安葬在名寺內，是因爲他曾經服務皇室多年，加上他的夫人菲烈芭是女王的女侍官；而喬叟的姐姐凱瑟琳是英格蘭親王蘭開斯特公爵約翰的情婦，因此，喬叟在一四〇〇年逝世時，有幸被墓葬在寺中。

在喬叟死後的一百年間，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其時，一位沒有太大名氣的詩人尼古拉斯·布賴姆自行出資購買了一塊灰色大理石墓碑，經教長同意後，將喬叟的墓地遷入南耳堂重新安葬。隨後，詩人斯本塞在十六世紀末，被安葬在喬叟的旁邊。經過五百年的磨蝕，喬叟墓碑上的字跡已難以辨認，但詩人的作品仍爲後人所稱道。

大凡被恩准在詩人角中安葬或立碑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均須教長同意方可在此「落戶」。權威學者認爲，將南耳堂定名爲詩人角，是因爲從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英國文壇大都以詩歌和戲劇作品爲主，因此將之取名爲詩人角。

今日，有超過一百位文學家以及極少數的藝術家在此立碑或安葬。據了解，大部分的詩人、作家在死後的數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後，方被後人向教長推薦，才有幸在此樹碑立傳。

凱德蒙是詩人角中，經歷最長考驗時間的詩人，這位公元七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教詩人，是英國最早留下姓名的詩人，他的全部詩作均以宗教爲題材，在他死後的一千三百年，即一九六六年，才被後人爲他在詩人角立下一席之地。

在詩人角中，最風光的文人莫過於莎士比亞了。這座一米多高的雕像由威廉·肯特設計，彼德·舒梅克斯雕塑而成，莎翁右手托腮，左手指着其作品《暴風雨》中的名句，這尊雕像將莎翁的文雅、深邃的性格刻畫得淋漓盡致，被認爲是詩人角中的精品。一位評論家參觀這尊雕像後著文指出，此尊塑像更符合莎翁的性格。他認爲，在莎翁故鄉教堂中的莎翁像，荷蘭雕塑師將他雕塑成一個肉販子的神態，實在有失大文豪的風範。詩人角在莎翁死後一百二十四年後，即一七四一年才爲他立像，根據莎翁生前的遺願，一旦入土，不再遷移，故而他的墳墓不在詩人角，這也是對死者的尊重。

在莎翁塑像之上，擺放着十九世紀浪漫派詩人雪萊和濟慈的小石碑，而在莎翁的兩邊分別是簡·奧斯汀和勃朗特姐妹的小石碑，人們不禁好奇地發問，爲何與雪萊、濟慈齊名的拜倫，卻被安置在另一地方呢？根據《詩人角》一書的敘述，拜倫在一八二四年病逝，在一九二四年，他的追隨者曾向教長建議爲其立碑卻遭到拒絕；大教堂的教長們認爲，拜倫與其同父異母的姐姐發生亂倫關係，有傷風化，爲宗教倫理所不容，因此將之拒於詩人角外，直至一九六九年，拜倫的名字才被安排在詩人角的地板上，也是僅留下他的名字而已。不過，一位資深學者指出，由於詩人角可利用的空間越來越少，因此，從十九世紀開始，所有的詩人、作家一律使用簡單的墓碑，如狄更斯的墓碑，只記錄他的名字。

在一九八五年安葬的一戰詩人墓碑，將十六位著名詩人的名字一起寫在一塊墓碑上。有的詩人、作家的名字則被鑲嵌在大玻璃上。如女詩人伯尼、愛爾蘭作家、詩人王爾德等。

倫敦西敏寺

無論用何種方式紀念這些文學界的精英們，對文學愛好者而言，詩人角的建立是一份彌足珍貴的文學遺產，在這個小小的世界裡，人們可以追尋到英國文學一千多年的發展史。

更值得一提的是，每逢到了某位作家或詩人的忌辰，他們的國際書迷會、詩迷會，便會組織會員們到此進行拜祭。

西敏寺的工作人員表示，作家狄更斯是詩人角中最耀目的一位，每逢到他的忌辰（六月九日），狄翁國際書迷會的會員們會到此舉行簡單的紀念活動。狄更斯的小墓碑上，常年都有瞻仰者贈送的鮮花。

詩人角是英國文學的一個縮影，每位參觀者在此逗留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都在有意無意中感受到文學的影響力。難能可貴是，今日重新捧讀先輩們文學作品，仍可以感到字裡行間中散發的無比感染力。

螞蚱扣肉

李景香

飲食男女

「螞蚱扣大肉，幸福不生鏽。」這首流傳於魯西北的順口溜，描繪的正是一道能給大家帶來幸福的一道菜：螞蚱扣肉。第一次品嘗螞蚱扣肉，是在一次同學聚會上。那次我們幾十個同學聚在一家飯店用餐，酒過三巡，菜過五味，高中同學胖軍從包裡掏出一盒從家裡帶來的肉菜，叫我們大家品嘗。當時每人只嘗了一口，菜盒就見了底，每個同學嘗後無不豎起大拇指：這道菜味鮮、肉嫩，吃起來香而不膩，而且吃後口中竟然能留有餘香！胖軍說這是老家的「螞蚱扣肉」，是道能帶給大家幸福的菜。當時哥幾個一擁而上，把胖軍撓得差點毀了容：這小子家裡有這麼好吃的菜，竟然只帶一小盒，幾十個同學的食慾被吊起來，誰來負責？

那時候，我正在休班，有大把的時間，就賴上胖軍，要到他家取經學做這道「螞蚱扣肉」。胖軍的爸媽熱情地接待了我，當聽說我是特意來這裡學做螞蚱扣肉時，阿姨臉上帶着自豪的微笑，說自己最擅長做螞蚱扣肉，這道菜在城裡沒賣的，城裡人想吃還吃不到呢。阿姨告訴我：這螞蚱扣肉，最關健的是螞蚱肉要出味，菜才能做得成功。俗話說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秋末逮螞蚱再好不過，這時候的螞蚱通常都已經打蔫，用個網兜在野地裡一「掃蕩」就能逮上幾十隻。

把逮的螞蚱用細繩拴好，放在太陽下面曬兩天。然後用針在螞蚱身上扎幾個小眼，放到醬油裡泡兩天入味。把入味的螞蚱取出，在五分熱的油鍋裡炸一遍，等到螞蚱變成深黃色取出，再把螞蚱放太陽底下曬乾，然後用擀麵棒把螞蚱壓成細粉。螞蚱粉是扣肉的關鍵調料，在製粉的時候一定要耐心，不要怕麻煩。否則螞蚱粉質量不高，做出的扣肉鮮味會大減。

取二三斤瘦肉較多的五花肉切成塊，洗淨用水煮熟。再在鍋中放入少量花生油，等油有七八分熱，把肉塊放入，炸十五分鐘取出放到一個大碗中。再把螞蚱粉、蒜瓣、豆豉、食鹽和醬油放入碗中，把碗扣到鍋裡燜半個多小時，這時香噴噴的螞蚱扣肉就出鍋了！我曾經問過阿姨，爲什麼說螞蚱扣肉能扣住幸福？她笑呵呵地告訴我：「螞蚱扣肉在我們這裡又叫團圓菜，在外的親戚朋友歸來時，全家人會圍坐在一起，吃這道螞蚱扣肉。和家人相聚吃團圓飯，心裡能不幸福嗎？」

「螞蚱扣肉，扣住一鍋幸福。」我想，這道菜之所以如此美味，大概也摻進了生活的味道吧。

爺們兒撒嬌

齊夫

文史叢譚

撒嬌，《辭海》解釋爲一種女性化的故意示弱或嬌嗔表現。但某些大老爺們兒也能駕輕就熟，鬚眉不讓巾幗，丈二金剛強做小兒女狀，鬚眉大漢硬充二八嬌娘，怎麼看都彆扭，但人家自我感覺良好。

詩人孟浩然很想仕途發達，可惜一直沒有機會。一次去找老友王維玩，皇帝突然闖了進來，知道他是著名詩人，就要他唸唸新作。孟浩然激動啊，臉都漲紅了，都四十歲的人了，還扭扭捏捏得像個小姑娘，結結巴巴地唸起自己的一首最得意的新詩，既有頌聖的主旋律，又多少帶了一點怨尤之情，撒嬌之意。當他滿懷激情唸到「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這句時，皇帝的臉登時就拉下來了：「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說完就拂袖而去。得，孟浩然這極其失敗的一次御前「撒嬌」徹底斷送了自己做官之路。

政客撒嬌，別有味道。胡適對國民黨政權一直就是這樣，若即若離，時緊時鬆，總的來說是附在這張皮上的毛，但也時不時撒點嬌，使點小性子，就像季羨林評價的那樣，偶爾也「挑點小毛病，鬧點獨立性。」別看他有時也裝模作樣地批評政府，但總的來說是屬於小罵大幫忙之類，所以，很得蔣氏父子青睞，胡適去世後，蔣介石送過一副輓聯，高調褒揚他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名士柳亞子也撒過一回嬌，開局欠佳，結局不錯。建國伊始，人才匯聚北京，各得其所，他自以爲是個建國棟樑之材，又是毛、周老友，必當大用。可大夥都知道他寫寫詩、發些議論尚可，若幹起政務實事來，就不大合適了。所以，就連發誓一輩子決不做官的黃炎培都當副總理了，他還一直被閒置着，於是就撒了一次嬌，給毛澤東寫詩發牢騷要回富春江當嚴子陵去，毛澤東寫詩奉勸他「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你還是不要走了，咱們一起在北京幹吧。最後，給了他兩個委員和文史館員職務，雖無拍板決策實權，但名頭挺響，活也不累，食有魚，行有車，倒也逍遙自在。

撒嬌，對女性來說，是自然而然的本色表現，說來就來，率性而爲，不必刻意準備，專門訓練。對大老爺們兒而言，則是有一定難度的「技巧」表演。成功的撒嬌，要選準對象，看好機會，把握分寸，拿捏得當，不是誰都能輕鬆勝任的。

小夫妻攔骰分配家務

文佳

繽紛華夏

一九七九年內地中國開始實施獨生子女政策，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三十年後，原本在家受寵愛的獨生子女大部分已成家立業，洗衣、做飯、收拾房間……一連串的家務成爲他們之間的一道難題。最近，一款六面印有買菜、做飯、洗衣、洗碗、擦地、呆着的骰子在內地太原市場上熱銷，夫妻之間可以通過擲骰子來分配家務。

據悉，每款家務骰子，價位一般在一元到五元人民幣不等，買家務骰子的大多爲「八〇後」的年輕夫妻，但也不乏趕時髦的老夫老妻。

「我們兩個人都是獨生子女，平時家務都很少上手，剛成立自己的小家庭，對於家務每次都是一場心理較量，髒碗、髒衣服堆在那裡，看誰能忍到最後。聽好友說有『家務骰子』，馬上就來購買。」二十三歲的王婷婷今年五月剛結婚後，卻因做家務事和丈夫抬上槓了。買到骰子後，可以和老公共同分擔家務，「聽天由命」的結果，大家應該都會心服口服。

二十八歲的張麗已經結婚兩年，她認爲，「家務骰子」是一種不錯的家務分配方式，對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想有很大幫助，現在大多夫妻都是雙職工，所以家務應當相互分擔，偶爾用骰子來決定，還能給生活添幾分浪漫。但如果天天採用擲骰子分配家務那就傷感情了。

專家表示，「家務骰子」的出現，說明年輕人已經將娛樂精神融入到了家庭和生活之中。同時，隨着女性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模式被改變，女性在家庭中擁有與男性同等的地位，雙方通過擲骰子，家務相互分擔。

但同時，專家也強調，把它作爲一種遊戲調劑一下生活倒也無可厚非，如果眞的做每項家務都需要搖骰子決定，那只能說明他們不具備基本的生活技能和情商，還沒有明白婚姻眞正的意義。這只是一陣子的遊戲，在家天天搖骰子分配家務並沒有可行性。

一項調查資料顯示，內地百分之六十的獨生子女從未做或很少做洗碗、洗衣服和做飯等家務，獨生子女平均每日只有十一分鐘的勞動時間。近年在上海，已有家長採用孩子做家務可以換取一定的「薪水」的做法，以滿足孩子提出的購物要求。

這樣的新鮮事出現在上海一家在外貿公司任職的景君家中。一次偶然，景君從育兒論壇上得到啓發，想出了讓孩子按揭購物的辦法。他和兒子一起制訂了君子協議，說明除了生日、兒童節、聖誕節等幾大節日外，如果要想買玩具，孩子必須用自己的「薪水」購買。考慮到兒子沒有經濟來源，雙方商定可以用家務勞動形式換取一定報酬。「洗碗五元／次（量大可酌量增加）、擦地十元／次（必須是趴在地上用布擦的那種）……」在和孩子達成君子協議後，雙方共同商量出了這套議價方案。景君表示，這樣不僅能讓孩子幫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還可以培養他按勞所得的思想。對此，上海市家庭教育研究會副會長曹子方教授則認爲，隨着時代的變遷，孩子對於父母的教育要求也在發生改變，如何運用智慧設計出家庭教育的新契合點應是爲人父母者需不斷考慮的。